

中国秘史

有



被千万读者誉为最真实的

官场教科书

新浪点击量突破1000万

《北京青年报》《齐鲁晚报》《华西都市报》《现代快报》
《每日新报》《文汇报》等十几家权威媒体争相报道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中国式 秘书 2

丁邦文◎著

有人说，不怕站错队，就怕跟错人

官场教科书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式秘书.2 / 丁邦文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 - 7 - 201 - 06665 - 3

I. ①中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2268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.2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 200 千字

定 价: 29.80 元



官场教科书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001

为什么廖市长会选择自己,黄一平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是回到市政府做秘书,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,黄一平却已经摸透廖市长的思维方式与语境。眼下,看似在征询你的意见,有礼贤下士的意思,可实质上,他是利用这难得的清静,在梳理自己的思路。有些时候,也不排除这种发问的背后,可能会设置了一些小小的陷阱,有些许顽童般的卖弄。这种语境下,作为秘书,就得不失时机地跳下去,假装自投罗网,以不动声色的幼稚甚至愚蠢,来满足一下领导的某种期待。

第二章 023

果然,在廖志国对“鲲鹏馆”项目激情描述的过程中,黄一平从秘书长江大伟面部肌肉的轻微抖动中,敏锐捕捉到了其内心的微妙反应——起初震惊,继之疑虑甚至还有一些惧怕,后来强作放松、平静。这说明,江大伟对廖志国的这个举动思想准备并不充分,或者说,他至少目前并不看好这个项目。

第三章 044

通过这种看上去漫不经心的闲聊,黄一平对廖志国夫妻有了进一步的熟悉与了解,而这种熟悉、了解,不光是针对喜好、特点,也包括了弱点与软肋,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关键、更重要。廖志国的弱点是外表强悍,其实耳根子很软,听不得恭维话,其最大的软肋便是“妻管严”。说得直白一点,他的这个市长官位,有一半话语权被妻子掌握,苏婧婧对他具有绝对的制约。因此,黄一平靠近苏婧婧,实质上等于贴近了廖志国,重新进入了权力核心。

第四章 067

途中,趁着苏婧婧接一个电话,郎杰克对黄一平附耳道:“在你们这些政府官员的眼里,商人的每一根毛孔里,都充斥着铜钱的臭味。须知,商有儒商,官不也有贪、廉之分么?其实,我已经看出来了,这个市长夫人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,她与我同道着哩。看来我们假如搞点合作,一定会形成共赢的局面哩。”

第五章 092

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,像廖志国这样的外来领导,初来乍到,大家对他不摸底,也很难马上找到接近他的路径。加上,其人性性格直率,行事作风疏朗,初到阳城就说了许多狠话,定下多少清规戒律,诸如不吃请不收礼啦,不搞同学同乡那一套啦,不在宿舍里接访客谈工作啦,等等,弄得大家更不敢轻易近前,甚至有些胆战心惊。现在,既然廖志国开始搞所谓“鲲鹏馆”了,自然就让那些有想法的干部,找到了攀附之机。

第六章

115

郎杰克分公司成立的庆典搞得挺隆重，而且苏婧婧还专程从阳江赶来。

苏婧婧这一来，在阳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须知，廖市长上任大半年，市长夫人却大隐隐于长江之南的阳江，确是给阳城人某些神秘感，也为廖志国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传闻。在一般人看来，这个出身官宦之家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，是谙熟官场之道的精明之人。

因此，很多人都千方百计打听，那个能够移动市长夫人尊驾者，到底何方神圣？

第七章

138

“你的香水，很特别。”趁着给黄一平添咖啡的机会，马婵故意将身体凑近一些，似在用鼻子嗅，其实却将大半片雪白的胸脯暴露在他眼前。倘在平时，黄一平定然会极力避开目光，镇静心情。可是今天，他却顺势挽住了马婵，一只手伸进了那片敞开的雪原。马婵哆嗦一下，放下咖啡壶的同时，整个身体完全瘫软在男人怀里。

一阵激吻，一对男女也不管眼前青天白日窗帘大开，就势在地毯上抱作一团。

令黄一平震惊的是，马婵居然是处女！

第八章

160

市委书记洪大光的倒下，为廖志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，使他的工作范畴从原来的市府，延伸到了市委，原本相对单一的政府事务，扩展到党政军民工商学各个领域。虽说省里明确洪书记是半休状态，可是一个平躺在床上几乎不能动弹的人，每天还要接受那么多的光照、热敷、推拿，哪里还能腾出太多精力过问政事？再说，洪大光心里有数，眼下廖志国之所以拼命抬他，说他好话，意图再明显不过。若是自己还不放手，那就太不知好歹、不识抬举了。

第九章 183

对于“鲲鹏馆”的选址,廖志国在左右为难之中,必须慎之又慎,既要就选址论选址,又要跳出选址论选址,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洪、丁两个人之间的矛盾,拿出一个两不得罪、甚至是两全其美的方案。

事实上,廖志国也知道,这么多年来,洪大光与丁松斗法的主阵地,就是关于城市中心南移还是北迁的问题。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,危机即将来临。

第十章 206

国庆前夕,“鲲鹏馆”举行了盛大奠基仪式。按照廖志国意图,经过徐晓凡的一番周旋,国家文化部、体育总局分别来了一位司长,省文化厅、体育局更是多位正副厅长出席。省委梁副书记亲自出席并讲话,对阳城“文化强市”战略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正当一切都按照既定轨道顺风顺水推进之际,发生了一件令黄一平震惊的事情:郎杰克忽然失踪了。

第一章

1

闲聊中，市长廖志国的意图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。他准备在阳城搞一座地标性建筑，集体育、演艺、会展于一体，按照国际一流水准规划、设计、建造，甚至连名字都想好了——“鲲鹏馆”。

话题是从两则阳城官场民谣扯开的。

“一平啊，最近有人给我发了两个段子。”一上车，廖志国就拨弄着手机，忍不住先乐了。“说阳城官场新官上任四步曲：一年探，二年干，三年盼，四年蹿。又说，阳城官场招待外来官员四大样：一捧，二拽，三打，四踹。”

黄一平一听，也笑了，说：“这个在阳城民间流传很久了。”

廖志国说：“这两段顺口溜，倒像是专门冲我而来。不过，你别说，话糙理不糙，总结得倒还有些道理，看来咱们阳城人民还是很有智慧的嘛。”

黄一平笑而不语，微微点头表示认同。

这时，汽车正以一百公里的标准时速，行进在阳城通往阳江的高速公路上。黄一平稳稳操纵着方向盘，廖志国斜倚在柔软宽大的真皮后座上。车上，就他们两个人。

像多数身负要职、日理万机的官员一样，廖志国的日程里几乎没有双休日这个概念。来阳城大半年了，他一直做的是“裸官”，或曰“走读市长”——孤身一人履任阳城市长，家还在百里之外、一江之隔的阳江。不要说平常日子，就是双休日也难得回去，多数时候只能像今天这样，忙到

星期天下午才能抽空跑一趟。这一趟，还是夫人苏婧婧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短信，催着回去的哩。

司机老仇的妻子患了乳腺癌，定期化疗，需要有人贴身照顾，双休日接送廖市长的任务，就由秘书黄一平主动承揽下来。其实，廖志国也是个老驾驶，平时喜欢摸摸方向盘。可是，上边早就三令五申，领导干部一律禁驾，市内人少车稀的大道上偶尔过过手瘾倒也罢了，上了高速就不敢再让他开了。何况，苏婧婧也一再叮嘱黄一平：对于你们廖市长，驾车与受贿绝对是两大禁忌，务必帮忙把好关。

奥迪 A8 的性能相当好，从油门、刹车到方向盘都很轻巧圆润。车子挂的是武警号牌，平时放在接待处，实际上是廖市长的长途专用车。在阳城，市委书记洪大光也享有这样的特权，他兼任军分区党委书记、第一政委，分区给他配了一辆军用号牌的凌志。挂了武警和军牌的车辆，不仅免交过路过桥费，而且可以在通行中享受到特殊优待，譬如高速公路上的超速，道路拥挤时的强超、加塞，繁华闹市区的逆行、闯灯，等等之类，交警即使遇到也不会太多计较。这样的礼遇，对于出差外地、公务繁杂的党政要员，便显得非常重要。

话题还是围绕那两则民谣。

廖志国继续阐释道：“这个口诀看似戏谑，其实却反映了某种官场规律，也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。你看呀，作为新官上任，特别是像我这样异地任职的新官，第一年到任，总得先拜拜码头，探探路子。第二年，等到情况熟悉了，人脉关系打通了，这才思量着如何放开手脚干。等到了第三个年头，有了些政绩、官望，就开始盼望组织关注、领导青睐了。到四年一个任期将满，时间、年龄都熬得差不多了，就考虑该挪挪窝儿了。这个蹚，我估计有两种可能，要么高升上蹚，要么狼狈逃窜。哈哈，这个新官上任四步曲，真是太形象了。还有，这个招待外来官员的四大样，也相当生动。像我这种初来乍到的外任官员，人地生疏、一张白纸，各种势力肯定首先得拉拢、示好，诚恳邀请你加盟他的圈子、山头。拉的一个重要手段，便是吹捧逢迎、恭维抬举，千方百计邀你上轿、请君入瓮。如果这招不灵，你不识抬举，敬酒不吃，那就使出另一招——请你吃罚酒，使出杀威棍一通狠打，其目的也无非两条：或是迫你就范，或是令你闻风丧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若是遇到有的主儿捧、打皆无效，软硬全不吃，那就干脆飞起一脚，把你当做瘟神踹出阳城地界。这个步骤，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特质——先君子后小人，先礼后兵。”

“让廖市长这么一诠释，简单的两句民谣，好像倒有了阳城官场周期

律的意思哩。”黄一平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刚才，廖志国的解读之准确、到位，让他不觉心里一惊。这个乡农技员出身的市长，平常口口声声自称草根，表面看上去粗粗拉拉、大大咧咧，其实却不是个粗人，甚至还相当内秀哩。

“可是，我绝不能让这个周期律牵着鼻子走！我这个外来和尚，偏偏不信这个邪，就是要打破这种周期律！”廖志国说这话时，习惯地举起右手，先是以掌在空中用力一劈，而后又猛地收成拳头，在后座上狠狠一击。

刚才廖市长的这个举动，说明他已经下定决心，要借“鲲鹏馆”这个项目在阳城正式开疆辟土、登台亮相了。那态度，果断且坚定，却又隐含了一丝赌硬斗狠的成分。

“一平啊，我到阳城时间也不短了，你看我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板斧，就从这个‘鲲鹏馆’项目切入，如何？”廖志国点燃一支香烟，说话时身体完全摊开后座上。显然，他对自己刚才的一通宏论，相当满意。

“呵呵！”黄一平笑笑，却什么也没说。

“阳城上下六百万双眼睛紧盯着我哪，不下手看样子不行，下手不狠好像也不行哩。唔？”廖市长又问。

黄一平还是笑笑，什么也没说。他从反光镜里看到，廖志国的那张国字脸虽然一直漾着笑意，眼神却突然庄重起来，且似乎闪过了一丝肃杀之气。

重新回到市政府做秘书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，黄一平却已经摸透了廖市长的思维方式与语境。眼下，看似在征询你的意见，有礼贤下士的意思，可实际上，他是利用这难得的清静，在梳理自己的思路。这种似问实答式的梳理，表明他其实早已成竹在胸，不仅所有疑问都不复存在，而且逻辑上的障碍也悉数扫除。当然啦，有些时候，也不排除这种发问的背后，可能会设置了一些小小的陷阱，有些许顽童般的卖弄。这种语境下，作为秘书，就得不失时机地跳下去，假装自投罗网，以不动声色的幼稚甚至愚蠢，来满足一下领导的某种期待。此类游戏，对于有着十一年秘书阅历的黄一平而言，早已驾轻就熟。况且，这种游戏并不似猫玩老鼠那样的险境，有时只当是博领导一乐。不过，玩归玩，却又不能玩过了头。否则，明显露出马脚，会让领导感觉虚假，反而失去了趣味。秘书之道，巧拙、高下之间的区别，往往就是这种度的把握与拿捏。

“不是说阳城古时有鹏城之誉吗？鲲鹏展翅，九万里，扶摇直上。古人如是赞美过，我们借用过来，多有气魄！”廖市长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，

顾自侃侃而谈。

“这个建筑，将来不仅要成为本市、本省的标志性建筑，还要成为长三角、东南沿海甚至南部中国的一个地标。我要让世人知道，北有京城鸟巢、水立方，南有阳城鲲鹏馆！唔？一平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廖市长显得极度兴奋。

“那是肯定！在阳城投下二三十个亿，做这么大一个项目，怕是相当于投下一颗原子弹哩！”黄一平回应得兴高采烈。

这时，黄一平若是再不接腔，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。两个人的场合，貌似随意闲聊，可何时该装痴卖呆，何时当随机接应，也是一门不小的学问哩。况且，廖志国是个非常优秀的演说家，善于以自己的情绪鼓动和影响别人，他对“鲲鹏馆”美好前程的展望，无疑大大感染了秘书黄一平。

“对，就是原子弹！而且是超重量级！”廖市长两眼大放光彩，道：“来阳城大半年了，我发现阳城太平静、太平淡、太平庸了，就像一个男人，长相俊俏，举止规范，可走在大街上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缺什么呢？缺的是一股挺拔、阳刚之气！最近我把阳城几乎跑了个遍，感觉真正有亮点的地方并不多，可能还就城市建设容易突破。我搞这个项目，不仅会牵扯一些利益关系，而且很可能会触碰到阳城的政治布局与权力结构，可能会被人误解成政绩、面子工程，也肯定会引发很多议论。而这，恰恰是我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。可以说，这座建筑的终极意义不在形而下，在形而上。我就是要用这个工程出来搅局。如果通过这个项目，能把整个阳城搅动、带动起来，引发一次思想大解放、观念大更新、发展大跨越，那也就功德圆满了。”

2

车子停在廖市长家楼下时，天色已经有些暗了。

廖家的房子是在阳江市中心的一个高档小区，虽然不是别墅，却占了一幢四层公寓的一个单元，外观不起眼，内里相当宽敞，装修也非常考究。

黄一平打开后备箱，搬下一只硕大的纸箱，里面是从阳城带回的芦笋、腐乳、草鸡蛋等当地特产，还有黄一平专门从老家捎来的两捆小白菜。

“一平弟弟，辛苦啦！”苏婧婧闻声迎了出来，热情地与黄一平打招

呼，同时接过丈夫手上的外套。

这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女子，娇小玲珑的身材，圆圆的脸庞微微发福，未曾开口先传来爽朗欢快的笑声，操一口甜糯的吴依软语，夹杂其间的普通话发音有些嗲气。眉眼间，那种盈盈笑意，既含志满意得、养尊处优的快慰，又带夫荣妻贵、母仪天下的雍容，一份收放自如、把握适度的自信，更是荡漾在一道道舒张的眼纹里。

“婧姐好！”黄一平赶紧回应。

东西搬到屋里，黄一平就要告辞，却被苏婧婧拦住，道：“那不行！晚饭快好了，怎么说也得吃了再走。再说，我们不是早就说好，以后凡是到婧姐这儿来了，一定要吃了饭才可以离开。这既是一个家规，也是一条纪律哟。”

黄一平连忙点头：“好的，我听婧姐的。”

看得出来，苏婧婧对黄一平的热情，并非假装出来，而是发自内心。显然，她对丈夫选的这个秘书相当满意。

说来也许是某种缘分，黄一平第一次送廖市长回家，就得到苏婧婧的好感。那天一进门，苏婧婧盯住他看了好久，然后一惊一乍地将丈夫叫来，说黄一平特别像她的一个弟弟。廖志国看了半天，神情有些犹疑，嘴上也有些像。后来黄一平才知道，苏婧婧的那个弟弟，其实是一个表弟，五年前在美国出了车祸去世了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认下你这个弟弟了。”那天，苏婧婧留下黄一平吃了饭，并且拉住他坐下说了好长时间话。其实，黄一平也明白，第一次见面的那种谈话，多少带有考察性质。作为妻子，苏婧婧肯定希望丈夫身边的秘书，是一个踏实、忠诚的可靠之人。结果，黄一平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。

“我不喜欢唯唯诺诺、点头哈腰的秘书，那样的人媚态十足，没有骨气，跟在领导身边，会降低领导的品位与档次。太过神气的秘书也不讨人喜欢，那种人往往聪明有余、诚实不足，很容易就把领导给耍弄了，甚至出卖了。”苏婧婧直言不讳。“姐姐就把姐夫交给你了，平常我也照顾不到他，只能拜托弟弟你了。”

这两个多月来，黄一平坚持随车接送廖市长，有时甚至亲自开车往返于阳城与阳江之间，除了照顾司机老仇外，自然也有点特别的用意——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表面阳刚十足的廖志国，居然非常惧内。而貌似柔弱的苏婧婧，反倒是个控制欲特别强的女人。况且，苏婧婧对阳城官场的热情，丝毫不逊于自己的丈夫。对于一个秘书而言，遇到这样一

位市长夫人，若非幸事，即是悲哀。换言之，一旦搞好了与这位市长夫人的关系，那自己这个秘书也就做成功了，相反，要是不小心得罪了，恐怕也就厄运连连了。

或许真是因为长得像她弟弟的缘故，仅仅数次往来，黄一平便成了阳江廖府的熟客，更是最受苏婧婧欢迎的客人。

苏婧婧毕业于省工艺美术学院，曾经担任过阳江文化馆副馆长、书画院副院长，现在是阳江文联专职副主席。他们夫妇有一个儿子，在省城读的是双语教学的私立学校，据说从初二开始就要国内国外轮流读书。苏婧婧母亲早逝，八旬老父和她一起生活，请了两个农村亲戚帮助做家务，并不需要她亲自操劳。因此，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，她的业余时间主要就是在家搞点创作，且热衷于艺术品收藏，挂着阳江市收藏协会副会长的头衔。也因此，她才有大把的时间与精力关心丈夫的政事。

晚餐非常丰盛，其中一条罕见的长江鲥鱼，是苏婧婧催促丈夫回来的主要理由。

黄一平与廖志国、苏婧婧三人坐在楼下餐厅，老人年纪大行动不便，由亲戚在楼上服侍用餐。一条珍贵的鲥鱼便一分为二，楼上楼下各半。

餐桌上的气氛很轻松、融洽。像所有注重保养的贵夫人一样，苏婧婧吃得很少，尤其荤腥更加难得动筷。她的任务，除了不停给丈夫和黄一平挟菜，就是说话。

“已经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鱼了。”黄一平细细品味着鲜嫩的鲥鱼，由衷赞叹。

“是不容易搞到，别看只有二斤多，据说出了一万多块钱才抢到手哩。”苏婧婧回应道。

黄一平听了，心里一惊——天哪，如此说来，刚才那一口，岂不吞下百元以上？抬头看看苏婧婧，似乎只是随意说说，并无半点显摆之意。至于男主人廖志国，则从容吃喝，更无半点讶异之色。黄一平知道，是自己多心了。

苏婧婧始终是谈话的掌控者。闲聊了一会儿鲥鱼、菜色，话题很快由经济转换到政治。

“知道吗，最近阳江这边又有大动作了。”苏婧婧所说的阳江这边，听上去似乎是泛指，实质特指从阳城过来担任阳江市长的冯开岭。也许是因为黄一平曾经担任过冯开岭的秘书，所以一般不直接点名道姓。

“唔？”廖志国习惯性发问，筷子虽不停歇，眼神却一下就警觉起来。

苏婧婧谈论官场上的情况，无论事涉阳城还是阳江，从来不避黄一

平。刚开始，廖志国会表示一下态度，或是用眼神，或是以语言，可苏婧婧总是笑着辩驳道：“一平弟弟是自己人，随便说说何妨！”

黄一平赶紧停下碗筷，唇齿也不再蠕动。涉及冯开岭的话题，虽然不便插话，却不能不有所表示，否则就假了。

“还是在你那个‘航母城’上做文章。现在又不搞改制退股了，据说干脆准备卖给一个港商，好像正在商谈，对方开价十二亿元港币，这边商定的底价十六亿元。”苏婧婧自顾轻声细语，娓娓而谈。

“混账！”廖志国突然“啪”的一声摔下碗筷，脸色立时铁青。

黄一平暗自一抖，知道这是戳到廖市长的痛处了。

刚才苏婧婧说的那个“航母城”，是一座高达六十六层的商贸大厦。五年前，廖志国担任阳江市常务副市长期间，分管城市建设，主持规划、设计、建成了这座建筑。当时，这座大厦不仅创全省层高、占地面积、使用面积之最，而且其独特的舰船型外观也非常别具一格。建成之后，这座建筑很快成为闻名遐迩的一处地标性建筑，阳江人自豪地称之为“航母城”。借助这座庞大建筑的地标效应，廖志国一时名气大振，随后他又亲自主持了大厦的招商引资，使之成为有三十多家全球著名公司加盟的“总部大厦”，他自己也亲自担任大厦董事长直到离任。

黄一平两周前送廖市长回来，就曾听苏婧婧说过，阳江市府正在考虑转让“航母城”的国有股份，理由是大厦建设与运营成本过高，实际亏损相当严重。眼下，冯开岭是阳江市行政一把手，阳江市府自然与他画着等号。

“这个项目是阳江的一个形象嘛，如果转让股份或者卖掉，那还不说散就散掉了，那些公司总部很快就会退出，哪里还能称得上是一艘航母！再说，花二十亿建成的一个工程，开价十二亿、还价十六亿，亏他们想得出来！”廖志国义愤难抑。

“人家还不是看着你的政绩碍眼，急于要拆你的庙嘛，听说卖掉大厦的资金都有去处了，准备在运河两岸搞什么系列主题公园哩。”苏婧婧依然笑意吟吟。

听到这里，廖志国干脆撂下碗筷，不吃了。黄一平见状，只好赶紧把碗里的饭扒了。

“生什么气呀，人家在这边塌你的台，你在那边再建就是了。你不是说要准备搞个什么‘鲲鹏馆’嘛，抓紧就是了，而且要建得更气势！”苏婧婧安慰道。

涉及冯开岭的话题，黄一平自然不便插话。

坐了一会儿，廖志国起身到浴室洗澡，黄一平见机告辞回返。

苏婧婧照例送到门口，站在车前，拉着黄一平又说了些悄悄话，无非还是拜托黄一平，如何照顾好廖志国，一口气交代了十几条注意事项。比如，记得催他按时吃降压药啦，空闲时帮他按摩一下肩和腰啦，吹完头发要用护发素啦，染头发只能用某种法国品牌啦，抽烟要少、喝茶要鲜啦，等等。黄一平自然一一点头，表示记住了。

“姐姐还是要啰嗦一句，你姐夫在阳城，绝对不允许有人给送钱送物，清正廉洁放在第一位，这个你一定要帮我把好关！”苏婧婧叮嘱道。

“这个婧姐你放心，所有人找廖市长，都得经过我这儿哩。”黄一平说。

等到黄一平坐进驾驶室，苏婧婧又追加一句，说：“其实我们做人也并非不讲人情礼仪，只是慎重些罢了。有些可交的朋友，一定要先带到家里来，我帮你姐夫把把关。如果正常往来一概拒绝，我们就不是凡人了。”

3

初夏的风暖暖地从窗口吹来，空气里有幽幽的花香。黄一平深吸一口气，用心细细辨别着花香的成分。是的，有芍药，也有丁香，似乎还有广玉兰。那种略带清淡甜味的香气，则是绿叶和青草经过了白天充足阳光照射，遭遇夜露滋润后散发出的特有味道。

“流放”党校后勤处那六个多月，作为一名享受正科级待遇的主任科员，他的固定职责只有一项——负责校园绿化，换言之，就是伺候那些花卉林木。不过，跟着那个跛腿花工老耿头，他倒是认识了很多形态各异的花木，也熟悉了那些花蕊、叶片、草芯中沁出的不同香味儿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假如再给他一年半载，说不定就会多一个花木园林方面的专家哩。

黄一平打开车载 CD，一首柔美徐缓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顷刻间便轻烟流泉般漫溢在耳畔。离开廖志国家，阳江市区上到高速时，已是晚上九点多钟，路上车子比白天明显少了许多。黄一平将车速放到一百二十公里，基本上是匀速行驶。

窗外，是阳江市灿烂如花的夜景。

想起刚刚和廖志国、苏婧婧夫妇共进晚餐的场景，黄一平心情依然

难以平静。谁能想到，自己这个曾经遭贬流放的罪臣，不仅回到市府做起市长秘书，而且前后不过短短两个多月，竟然与廖市长夫妇关系融洽到如此境地。这种境况，简直恍然如在梦中。

事实上，廖市长当初亲自拍板，决定让黄一平担任秘书，并且官升副处级调研员，不光在机关里引发了强烈震动，黄一平本人也是深感突兀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八个月前，阳城市府换届在即，正值省里研究确定市长人选，有人举报时任常务副市长冯开岭若干问题。其时，作为冯市长秘书的黄一平为形势所迫，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由市府调至党校后勤处，做了一名伺花弄草的普通科员。风波过后，冯开岭与廖志国分别在一江之隔的阳城与阳江间对调，并顺利由常务副市长当选市长。黄一平本已做好在党校与花草相伴到老的准备，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。孰料，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他。

那天，他头顶着仲春的阳光，身穿粗布工作服，正指挥一帮临时请来的花工，给党校花房拆除越冬的保暖层，忽然接到市府秘书长江大伟的电话，说是市长廖志国亲自找他谈话，让他马上赶到。

这边黄一平电话还没放下，那边党校几个校长、副校长就急忙蜂拥而来，有的夺黄一平手中的工具，有的摘他头上的草帽，还有的递给他擦汗的纸巾。不一会儿，后勤处长亲自开着党校最好的轿车，来催黄一平赶紧上车，接受市长召见。显然，江大伟的电话，已经先一步打到校长室。

他懵懵懂懂走进市府大楼，脸也没洗，衣服也没换，引得廖志国一阵哈哈大笑。这一笑，搞得站在一旁的江大伟满面尴尬，倒使黄一平瞬间解除了紧张心理。

“你的情况，我都知道了。”廖志国上来就这么一句，听上去似乎没头没尾很唐突，却让黄一平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、心照不宣的亲切。

“不要在那边伺候那些花花草草了，还回来，跟着我干。唔？”廖市长说话时肢体语言非常丰富，尤其右手忽而变掌、忽而握拳，不停在胸前挥动，目光直逼对方，有一种强大且不可抗拒的穿透力。

黄一平正在考虑如何回答那个“唔”，却不料，廖市长马上就转到另一个话题：“过去的事，责任不在你，以后慢慢把它消化掉。现在回来，也不是简单的回来。我已经和市委洪书记交换过意见了，先解决副处级调研员，任命与调令一起下。你爱人是叫汪若虹吧？我也和卫生局讲好了，调到局机关来管管文档吧，减轻你的负担，方便我们工作嘛。以后还